

新青年百年科技叢書

蘇聯民族問題讀本

吳清友著

4

上海一般書店發行

新 青 年 百 科 叢 書

蘇聯民族問題讀本

吳 清 友 著



上 海 一 般 書 店 發 行

民 國 二 十 六 年 四 月

新青年百年叢書

蘇聯民族問題讀本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民國二十六年四月出版

著作者

吳清友

主編者

夏征農

發行者

上海環龍路十四號
一般書店

印刷者

民光印刷公司

每冊實價四角

本叢書發刊緣起

我們正處在一個民族危機臨到最後關頭的時候。爲了衝破這危機，一切有關救亡知識的獲得，成了全國青年最迫切的要求，現在的出版界，雖然也有的看到了這一點，印行了一些青年們所愛讀的書，但如果與整個出版物相比較，畢竟太少了，甚且側重於某一部門，怎麼樣也很難解救青年們知識的飢渴。本叢書的出版，就是要補救這個缺點。我們不偏向於某一方面；我們要賦給每門學科一種新的任務，要在每門學科中提鍊出一點新鮮的滋養；要使青年們從每門學科都能夠得一種新的啓示。這工作是鉅大的，同時又是最重要的。我們誠懇地要求全國文化界教育界的同志來和我們合作。

目錄

第一章 總論……………一

一 民族問題的提法……………一

二 民族的定義和民族政策……………一二

三 民族運動……………二四

第二章 民族問題在莎俄……………二九

一 莎俄的民族政策……………二九

二 臨時政府的民族政策……………三七

第三章 布爾札維克在俄國資產階級革命時期的民

族政策……………四四

一 布爾札維克與民族自決權……………四四

二 俄國資產階級革命時布爾札維克怎樣解決民族問題……………四八

第四章 無產階級專政時代的民族問題……………五六

一 十月革命與民族問題……………五六

二 蘇聯——民族共和國蘇維埃的聯邦……………六五

三 蘇聯新憲法與民族問題……………七四

第五章 蘇聯民族的歷史和成份……………八二

一 蘇聯民族簡史……………八二

二 蘇聯民族的成份……………九七

第六章

蘇聯民族與社會主義建設

A.	俄羅斯族	九九
B.	印度伊蘭族	一〇二
C.	夏菲吉特族	一〇六
D.	薩姆族	一〇九
E.	土耳其族	一一一
F.	楚瓦西族	一一六
G.	蘇聯民族共和國	一二二
一	喬治亞	一二六
二	亞美尼亞	一三九
三	阿則倍疆	一四七

四	哥薩克·····	一五四
五	烏茲倍克斯坦·····	一五八
六	烏克蘭·····	一六二
七	白俄羅斯·····	一六七
八	遠東猶太共和國·····	一七一
	結論·····	一八二
第七章		
一	蘇維埃政府民族政策的基礎·····	一八二
二	蘇聯民族的文化政策·····	一九一
三	蘇聯解決民族問題的國際意義·····	一九五

第一章 總論

一 民族問題的提法

要了解民族問題的本質，首先應當確定民族問題是被壓迫民族與壓迫民族間的相互關係問題。在資本主義發展之前，實際上，還沒有包含現代意義的民族問題；因為那個時候還沒有『歷史上形成的一種有共同語言，共同領土，共同經濟生活以及在共同的文化上面顯示出共同心理結構的固定集團』——民族。當時自然經濟內在的散漫性，不能提供形成民族所必須的各種共同性之基礎。當時在封建制度統治之下，諸侯王君之間進行不斷的戰爭，各據一方。戰勝的人民也沒有用多樣的交換和其他經濟聯繫與戰敗的人民聯結起來。前者只向後者徵收貢物，掠

取土地和搾取奴隸的勞動力，但還沒有侵入『異族』人民的實際生活中去，也沒有把自己的文化，自己的文字，自己的宗教和自己的風俗習慣強人接受。最顯明的實例是古代的羅馬。

在資本主義發展之後，問題完全兩樣了。日益擴大的市場，已經創立起來了。牠把廣泛的生產者羣吸入商品資本主義關係的漩渦裏。這種形勢使手裏握有經濟權的新階級前面提出一個國家統一的現實任務。因為這個時候的州、府、縣、鎮、區以及中世紀式的割據地域差不多都是各自爲政的單位，各以自己的關卡、稅率、不同的貨幣制度以及不斷的內訌和掠奪等來破壞經濟的統一。因此，新興階級就是資產階級，企圖創立大的國家；同時牠也想達到語言的統一，因為語言的不同，大大地阻礙了交換關係的擴大；於是資產階級反對封建散漫性的鬥爭就從這裏產生出來，此種鬥爭是朝向民族統一，民族文化等之創立。此種傾向在工業資本主義時期

特別加強起來，因為在這個時候國與國間已經創立起各種各樣的經濟聯繫（交換的和生產的）；然而這在財政資本時代，或者帝國主義時代尤其強化了。隨着此種傾向而來的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以特殊的力量影響到民族問題上去，就是說，資產階級經濟和民族統一的企圖，不可避免地要掠奪其他國家商品，投資的市場和佔有別國的領土，把握其他國家的原料來源地，奴化和壓迫其他的民族，最後以及把自己民族的文化強植到別的民族中去等企圖聯結起來。在這種意義上說，民族問題已變為殖民地問題了。因此，資本愈傾向於統一，則不同國家間的衝突愈益尖銳起來，此種衝突是當做『民族』資本主義集團的武器被提出來的。另一方面，隨着資本主義的發展，在國際主義旗幟之下的工人運動也長成了。伊里幾曾經說過：『已經很發展的資本主義，把被吸入貿易流轉中的諸民族愈益接近和混合起來，而國際化的資本主義與國際化的工人運動間之衝突也被提到第一位了。』

這裏我們可以明白民族問題是充滿着時代性的問題，牠並不如資產階級的理論家所斷定那樣，說牠是存在於任何社會的『永久』問題。恰恰相反，牠是在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形成的歷史現象，牠本身與其他客觀事物一樣，是經過着不同的發展階段的。

從歷史的觀點來考察民族問題，我們可以把牠分爲下列幾時期來說明：

第一時期，是資產階級與封建制度鬥爭的時期，是西方封建制度消滅的時期（現時東方正在進行這個時期），也就是民族運動發作的典型時期，這個時期佔人民中壓倒多數而又『最難抬舉的』農民，在『全民利益』的口號之下，被導入民族運動的道路，把民族運動與取得一般的政治自由，特別是民族權利的鬥爭聯繫起來。這個時期的民族運動開始於商業資本時代，而以工業資本的勝利終其局，牠團結了多民族的國家，這是資本主義向前發展以及自由競爭所必須的；但在這

個時期；民族運動低落的力量業已生長起來，就敵視任何民族限制的無產階級與充滿着狹義愛國主義的資產階級間之矛盾無比地增加了。但在這個時期資產階級如果不能吸引無產階級來參加此種對勞動者有害的鬥爭，那末牠至少還會吸引一部份小資產階級——農民和城市小市民來參加此種鬥爭。一國的資產階級採取民族主義的武器，在世界市場上反對別國的資產階級競爭者。在多民族國家中統治民族的資產階級常採用帶着醜惡的狹義愛國主義性質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來對付牠自己國內的『異種人』。因此，在過去奧匈帝國中——這是一個由各種各樣不同民族湊綴成功的，『檻樓的』君主國——民族問題那樣尖銳地被提出來，並不是沒有原因的。愛爾蘭全部新歷史也是以反對統治的英國民族之鬥爭爲特徵。戰後歐洲多民族的國家如波蘭，那裏用各種方法迫害白俄羅斯人和烏克蘭人。牠如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拉夫現時民族問題也達到空前的尖銳。至於資本

主義最發展的美國，那裏的民族問題是以種族問題——黑人問題化身出來的。

第二時期是帝國主義時代的民族問題。這個時候資本國際化的統一業已創立起來，牠歸結到『民族國家托拉斯』——資產階級國家間殘酷的鬥爭，其尖鋒是朝向爭奪世界經濟的領導權。這個時期在資本主義的國家中已沒有典型的，羣衆的資產階級民主運動，民族運動對這些國家已成爲『過去』了。真正民族運動的重心已移到東方，那裏以加快的速度來完成民族解放鬥爭的演進，民族運動對這裏的國家是『眼前』的事情。如果拿資本主義發展還很薄弱，封建殘餘依然濃厚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來說，那末那裏爭取民族解放的鬥爭可以說是『未來』的事情。牠們的火力是集中於反對帝國主義。但這裏被壓迫國家的資產階級因企圖從宗主國的資產階級手裏奪回政治和經濟的統治權，縱使暫時參加此種運動，然而牠是不徹底的，半途而廢的，只當羣衆運動威脅牠的利益時，牠立刻就會

搖身一變，與封建地主締結同盟，投入帝國主義的懷抱，而背叛民族的利益。

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下，民族問題可以說是利益矛盾的社會集團關係非常複雜的錯綜配合；因此，各個社會集團對民族問題之解決各有不同的辦法。資產階級想在統治民族的統治階級利益之條件下來解決民族問題。小資產階級對於解決民問題的觀點常常是受着資產階級的影響，與其他民族的小商人，手工業者等相競爭，牠永遠無力了解牠自己破產的真正原因。小資產階級此種動搖的意識，也很常影响到無產階級落後的階層，尤其是從資本家那裏分得些少殖民地掠奪來的超額利潤剩餘的貴族化階層。第二國際領導下的許多政黨，就是這些階層對民族問題的表現者。實際上，第二國際從來也沒有嚴正地從事於對帝國主義國家的『社會主義者』認為懊惱的民族問題。牠們的關心主要只眼於『文化的』民族問題，如愛爾蘭人的民族問題，塞爾勃人的民族問題，芬蘭人的民族問題和波蘭人的民

族問題等等。至於菲洲，亞洲，拉丁美洲等殖民地，半殖民地和保護國千千萬萬『不文明的』民族——帝國主義的奴隸們是在牠們的視線之外的。誠然，一八九六年第二國際倫敦代表大會時對殖民地問題及民族問題曾通過一個決議案，認為必須採納民族自決權的要求；但他們不把此種自決權當做被壓迫民族的分立權和創造獨立國家的權利去了解。一九〇七年第二國際在司徒卡爾特（Stuttgart）召集的代表大會上所組織的民族問題委員會也以荷蘭社會——帝國主義者旺——柯爾（Van-der-Kar）的觀點佔着絕對的優勢，他是主張保留殖民地，不過稍微放鬆殖民制度罷了。當時，該委員會的少數委員雖否決此種觀點，但以考茨基為首的左翼份手也害怕民族自決權之提出。因此第二國際永遠不能解決民族問題，也不揭出民族問題的真正本質，此種本質就是某一羣民族是以經濟剝削一羣民族為生的。第二國際滿相信無產階級勝利時民族問題可以自行解決，牠有意或無意地忽

略了被壓迫民族從帝國主義鐵蹄下解放出來的民族鬥爭之必要，牠也不想把被壓迫民族吸收到無產階級革命中去。

第二國際的理論家們常常以階級鬥爭的言辭來掩飾牠自己對民族問題的機遇主義，此種機會主義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產生出來而表現於狹義愛國主義之上的。實際上，第二國際『英雄們』之忽略民族問題，是與忽略殖民地問題和農民問題密切地相關聯的。他們幫助了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剝削勞動大眾。他們忽略了民族問題來承認階級鬥爭，這自然是歪曲的。

在第二國際時代只有伊里幾及其信徒承認民族問題對世界革命具有偉大的，決定的意義。當時伊里幾與波蘭的女革命家盧森堡的意見發見原則上的不同，後者不僅對民族問題的重要性估量得不足，甚至認為民族自決權的公式本身是『反動的』。在俄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討論黨綱時，伊里幾也激烈地